

淮阴城攻坚战：

迅速解决战斗的光辉范例

■薛闰兴

1945年8月26日至9月6日，新四军第3师采取“扫清外围、强力突破、分割歼敌”等攻坚战法，一举攻克“固若金汤”的淮阴城，第一次解放了陷入日伪军统治长达6年7个月之久的淮阴古城，使苏中、苏北、淮南、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。

认真分析研究，慎重作出决策。1945年8月，国民党为独吞抗战胜利果实，将苏北地区之伪军改编为国民党第6军第28师和淮安独立旅，连同伪保安团、常备旅等地方反动武装据守淮阴、淮安等地，总兵力近万人。敌军企图依托坚固城防工事顽抗，以配合国民党桂系顽军进攻我苏北根据地，恢复其反动统治。为肃清苏北根据地内的残留伪军，新四军决定以第3师主力攻取苏北战略要地淮阴城，消灭敌第28师潘干臣部3个团及淮阴保安团等反动武装。

淮阴又名清江（现为江苏省淮安市清河、清浦区所在地），地处大运河东岸，时为苏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和大陆交通枢纽。淮阴城固水深墙高，城池四周构筑有铁丝网、鹿砦、地堡、炮楼等障碍设施和防御工事，形成了以外围反动武装、卫星据点为屏障，以纵横10余里的城垣为骨干的坚固城防体系。国民党军第28师师长潘干臣宣称“两淮固若金汤，任凭新四军三头六臂也休想飞进城来”。

新四军第3师第10旅旅长刘震组织各级指挥员认真分析研究了敌情、我情和战场环境，针对“我军民铲除毒瘤心切、淮阴城防坚固、部队攻城经验欠缺”等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，确定了“先扫清外围敌人，紧逼包围城池，再逐步摸透情况，突破坚固城防，分割歼灭城内之敌”的作战策略。

肃清外围据点，因敌确定部署。8月27日6时，第10旅前卫第28团进至淮阴城南的高升桥时，与敌打响外围据点争夺战。我军迅速消灭高升桥守敌，并击退淮阴城内2个营的反冲击。28日至29日，第10旅第28团、第29团相继控制城南的护城堤，击溃了城内守敌的多次疯狂反扑，形成对淮阴城东、城南、城西的三面合围之势。31日，淮海新2团在第28团第3营的配合下，肃清了城北之敌。同日，淮安、涟东独立团切断了淮安守敌增援的通路。至31日晚，第10旅全部肃清了淮阴城外敌伪据点，并从4个方向对淮阴守敌紧缩了包



围圈。至此，守敌被严密围困在淮阴城内，成了瓮中之鳖。

8月31日晚，第10旅在摸清城内守敌布防情况和地形条件后，刘震决定采取“多路攻击、强行突破、分割敌人、各个歼灭”的战法，将便于隐蔽接敌同时守敌较弱的城东北角作为主攻方向，以地势低洼开阔、守敌较强的城南门和东南角为助攻方向，以城西门和西北角为佯攻方向，集中4个主力团（28团、29团、30团、师特务团）和淮海军分区新2团、淮安独立团、涟东独立团、射阳独立团、淮阴警卫团等地方武装的优势兵力夺取淮阴城。

展开攻城准备，政治攻心夺志。担任主攻任务的第28团，针对守敌“城东北建有最大炮楼、东门火力网强大”的城防特点，采取“挖通地道、爆破炸毁”方式，挖掘了约55米长的地道，将炸药从地道运至城东北炮楼下。为封锁敌城墙上的火力点，第28团在城东门外构筑起高于城墙2米的机枪射击台。支前民工采取“赶挖出水道、引流护城河水”的方式，为部队涉河攻城创造条件。同时，其他部队战士和支前民工制作了大批浮桥和登城云梯。各部队广泛采取“相似地形模拟攻城、战法行动反复演练”等方式强化临战训练，并频繁采取夜间小股袭扰的方式迷惑敌人、消耗敌人、疲惫敌人。

为减少对淮阴古城的破坏，避免人民群众遭受战火累及，在总攻发起前，第10旅采取阵前喊话、散发宣传单、张贴巨幅标语等方式进行政治攻心夺志，积极争取守敌投降，并先后3次向守敌发出通牒，以讲明我军政策，敦促其放下武器。但潘干臣自恃城池坚固，拒不投降，并残忍杀害志愿为我军送通牒的群众，激起围城官兵“打开淮阴城，活捉潘干臣，为苏北人民除害”的决心和斗志。

多路迅猛出击，英勇速决歼敌。9月6日14时，在守敌拒绝最后通牒的情况下，第10旅突然向淮阴城发起总攻。主攻部队首先在城东北角引爆了提前埋下的炸药，随着一声巨响，城墙被撕开一个数米宽的缺口，守敌1个连全被震昏。第28团乘机奋勇突击，迅速架设云梯登上城楼，将红旗插在东门城头。与此同时，第29团炮兵在城南炸开一个缺口，北门攻城部队冒着守敌密集火力登上北门城楼，各攻城部队如猛虎下山般击溃城门口守敌的猖狂反扑，迅速向城内攻击，与敌军展开激烈的巷战。

担负佯攻任务的第30团和射阳独立团发起冲锋后，采取“扫清残敌、直插核心”战法，巧妙借用敌人的集合号集中俘获了第28师教导营所有敌军。

淮阴城内守敌依托各主要路口、街道构筑的地堡、铁丝网等坚固工事和阵地负隅顽抗，我各攻城部队采取“近距离

枪战、刺刀战、肉搏战”等方式与敌展开激烈拼杀。第28团第2营官兵冒着枪林弹雨，直扑守敌第28师指挥部大院，击毙负隅顽抗的敌第28师师长潘干臣，随后又俘获第28师参谋长刘绍坤。

战至15时30分，淮阴城各处残敌见指挥中断，抵抗无望，纷纷放下武器投降。少数顽敌在向西北方向突围过程中也被我军全歼。至此，淮阴宣告解放。第3师闪电般攻克了淮阴城，歼敌8600余人，其中俘8300余人，击毙300余人。战后，《苏北报》称此次战斗为“创迅速解决战斗光辉范例”。新四军军长陈毅专门发来电报，庆贺淮阴之战的迅速胜利。

“兵贵神速”，从发起总攻到战斗结束，仅90分钟就捣毁敌指挥部，攻下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，创造了我军军史战史上的奇迹。这个奇迹的诞生，离不开指挥员审时度势的慎重决策部署和高超指挥艺术，也离不开广大官兵同仇敌忾和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，更离不开苏北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不怕艰险、不畏牺牲的大力支前。这些都为后来第3师攻克淮安、响水口、陈家港、新安镇等重要城镇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

当“声音”成为武器

■李子实

自然界有无数人耳“听不见的声音”，其数量远远超过“能听到的声音”。风吹动树木、波浪击岸、电闪雷鸣等均可能产生频率小于20赫兹的声波振荡，这些声波被称为次声波。次声波不易衰减，也不易被水与空气吸收，能绕开某些大型障碍物发生衍射，某些次声波能绕地球2至3周。某些频率的次声波由于和人体器官的振动频率相近，容易与人体器官产生共振，对人体造成伤害，严重时可致人死亡。专门研究声音振荡的次声学应运而生，一些国家更是企图利用次声波的特点制造次声武器，抢占对别国的优势地位。

次声波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。1929年，英国伦敦利里克剧院在上演的一部历史剧中，有一段“穿越”回150年之前的剧情。导演为调动观众情绪，使其产生身临其境之感，便向实验物理学家罗伯特·伍德求助。伍德灵机一动，提议利用“音效”达成效果。之后，伍德用风琴管制造出一种绵长而低沉的声音，产生令人极度震惊的效果；古老剧院礼堂台灯上的玻璃开始咔咔作响，整个剧院的门窗随之抖动，大厅似乎立刻就要坍塌，令人恐怖的声波在黑暗一片的剧院大厅里肆意传播。观众们吓得惊慌失措，演出不得不紧急叫停。

1932年夏天，苏联“泰梅尔”号破冰船在北极地区利用探测气球进行高空气象研究。有一次在甲板上例行释放气球时，值班的高空气象学家突然发出惊叫声。原来，他不小心把脸贴到气球外壳上，立刻感觉耳朵剧痛。当晚，破冰船遭到狂风袭击。船员们早就把高空气象学家的遭遇忘得一干二净。后来，苏联科学院院士瓦西里·舒列伊金把这些看起来互不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，他发现充满氢气的气球，实则充当

了一种共鸣器的角色，进而加强了6至12赫兹间的声波振荡，引起人耳剧痛，而制造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就是一步步逼近破冰船的狂风。

此后，法国科学家弗拉基米尔·加夫雷奥在研究次声波振荡对人体影响的实验中发现，人体器官也是一种独特的共鸣器，可以接受某种声波频率。比如，心脏的接受频率约为6赫兹，眼睛40至100赫兹，头部20至30赫兹，手臂2至5赫兹，胃2至3赫兹，肠2至4赫兹，前庭器官0.5至13赫兹。一旦置身于次声源作用范围，不管次声波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，人体器官就会开始振动，并将自身振荡幅度进一步放大和增强。

次声波被发现后，随即开始为人类所研究利用。苏联利用舒列伊金的研究成果，研制出狂风预报仪；法国警方利用加夫雷奥的共鸣器制造出一种次声笛子，用于驱散游行示威者。

利用次声波与人体产生共振的特性，人类研发出次声武器。次声武器具有隐蔽性强、传播速度快、传播距离远、穿透力强、不污染环境、不破坏设施等特点，是世界多国军方争相研制的非致命武器，并将成为未来战争中非常重要的新概念武器。

按照杀伤效应，次声武器分为器官型和神经型两种。器官型次声武器的发射频率与人体内脏固有频率相当（4至8赫），可使人出现恶心呕吐、腹痛、呼吸困难等症状。神经型次声武器的发射频率与人脑的阿尔法节律相近（约5赫），能强烈刺激人的神经，使人晕眩头痛、精神沮丧或神经错乱，可以摧毁人的意志，使其成为各种指令的驯从执行者。

在次声武器实战使用方面，一些国



家曾展开探索与尝试。二战时期，德国纳粹开始秘密研制次声武器，试图利用其产生的“大声效应”摧毁整个城市，消灭敌军士兵或者使其丧失战斗力。1940年，德国纳粹计划向英国人投掷有著名音乐家签名的留声机唱片。这些唱片经过专门录制，加进次声，以引起听者出现慌乱、恐怖感及其他精神失常现象，从而造成骚乱。所幸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。不过，德国纳粹成功进行了可作用于物体的次声武器试验。奥地利科学家齐珀梅耶制造出一种能制造旋风的“旋风加农炮”，它利用特殊的喷嘴，通过炮弹爆破，制造出旋风，发射攻击波，可击落飞机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媒体报道称美国中情局秘密开展代号“MKUltra（神经控制实验）”的研究工作。其中一个子项目就是研究次声和微波辐射对人脑的影响。他们研制出一种“探照灯”，可以释放出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射线，在大自然里制造声波，削弱敌方士兵的视力，引发头疼、呕吐和恐惧等现象。美国情报机构还运用这种精神控制手段“训练”信使，让他们携带绝密文件赶赴越南战场，指导那些“心理上受他人意

志控制并无意识地执行其任务的人”在战场上勇猛厮杀。由于这项工作有超过80个机构参与，给许多无助的实验对象注射大量包括毒品在内的致幻剂，造成严重后果，引发舆论轰动。1978年，卡特政府被迫宣布正式终止该研究计划。

据报道，美国已拥有一定性能的次声武器，并在索马里战争、波黑战争、海湾战争和反恐防暴等行动中小规模秘密使用。20世纪90年代，美军专门研制出高功率微型次声发生器。1995年底，美国曾在波黑对塞尔维亚军阵地秘密进行次声波攻击，据称几秒钟就使塞军士兵昏倒、呕吐、陷入混乱。1998年，美国开始研制一种作用距离可达200米的手持式次声波手枪。

尽管一些国家在次声武器研发方面取得进展，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实战应用，但因为受到技术限制，其威力难以控制，真正应用于实战还不多见，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

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

郢之战，又称“两棠之役”，是春秋中期晋楚两国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要较量。此役，楚军在郢地（今河南郑州附近）大败晋军，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，楚庄王由此奠定“春秋五霸”的地位。

楚国复仇，称霸中原

城濮之战胜利后，晋国长期称霸北方。楚国虽受挫于城濮之战，但虎视中原之心未曾断绝。楚庄王继位后，国势日盛。在通过驕兵之计灭亡庸国（今湖北竹山一带）后，楚庄王不断派兵北进，欲称霸中原。郑国位于中原地区的咽喉位置，晋楚两国谁能收服郑国，谁就能先封锁对方向中原扩张的道路。晋楚两国为争夺郑国，数次交战，互有胜负。

公元前597年，楚庄王再次率军攻打郑国。晋景公以荀林父为中军元帅，率军救郑。晋军抵达黄河岸边时，荀林父得知郑已臣服于楚，出兵相救已没有意义，因此想要撤军。而晋中军佐先穀执意与楚交战以维护晋国霸业，并擅自率领所部兵马渡过黄河。荀林父只得下令全军渡河，在郢地与楚军对峙。

郑国企图策动晋楚两国交兵，使自己能够追随胜者，免遭两国交替征伐。于是，郑国派使者到晋军，表明郑国降楚是迫不得已，请其发兵击楚救郑。晋军内部再次就是否开战发生分歧。楚军先是两度派使者到晋军阵营求和，就在晋国答应会盟之后，楚国又派小股部队袭扰晋军。在楚军袭扰过后，晋国将领魏锜、赵旃违抗军令，擅自向楚军发起攻击。楚军在追击过程中发现晋军前来接应的部队，误以为晋军向楚军发起进攻。楚国国尹孙叔敖命令早已严阵以待的楚军摆成3个方阵，全线出击。晋军猝不及防，阵型大乱，荀林父仓促之间下令抢渡黄河以躲避楚军攻击，晋军争船渡河，自相残杀。郢之战以楚国大胜而告终。

晋军犹疑，战和不定

晋国之所以在郢之战被楚国一举击溃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，晋军内部自始至终未就是否与楚作战达成一致，主帅优柔寡断，全军战和不定，各行其是，最终酿成惨败的结局。

在渡河前，晋军内部便在战与和上争论不休。荀林父主张待楚军撤退后再攻打郑国，上军将士会同意荀林父的意见，但中军佐先穀对此坚决反对，认为撤军是怯懦的表现，并擅自率所部兵马渡过黄河。先穀此举不仅是无组织、无纪律的表现，也反映出荀林父作为主帅无力约束部下。晋军司马韩厥劝说荀林父，一旦先穀失败，你的罪过就大了，不如全军渡河与楚交战，即使失败，责任还可以由三军6个统帅一起承担。由此可见，晋军渡河的决策源于先穀的刚愎自用和荀林父的推脱责任。其后，郑国派使者劝说晋军击楚。赵括、赵同支持先穀出兵的意见，但下军佐栾书认为，郑国此举是挑动晋楚战争，择胜者而从之，因此不建议与楚交战。作为主将的荀林父依然犹豫不决，战和不定。

不久，晋将魏锜、赵旃请求向楚军发起挑战，没有得到荀林父的批准。二人遂假意请求出使与楚商讨会盟之事，得到同意。可见，荀林父此时仍倾向于避战求和，魏、赵二人则心怀鬼胎。事实上，二人因分别谋求成为公族大夫和卿未得而心怀怨恨，希望此战晋军失败。他们擅自向楚军发起挑战，这也成为郢之战的导火索。

由此可见，晋军内部自始至终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。《孙子兵法》有言：“上下同欲者胜。”全军上下同心同德是取胜的必要前提。然而主帅荀林父犹疑逡巡，消极避战；各将争权论不休，各行其是，甚至还有主动求败的“卧底”存在，使得晋军失去先机。晋国方面的失败并不出人意料。

郢之战

■于涌泉

楚军齐心，掌控全局

与晋军战和不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楚军在对晋作战问题上形成统一的认识，此后又通过高超的谋略打乱晋军部署，掌控战场局势，达到了《孙子兵法》中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的效果。

事实上，楚军最初也就战和问题有过争论。孙叔敖起初主和，但大夫伍参告诉楚庄王“晋之从政者（指荀林父）新，未能行令，其佐先穀刚愎不仁，未肯用命”，此战晋国必败。伍参的话使楚庄王和孙叔敖坚定了出兵决心。此后，楚国针对晋军内部战和不定、号令不一的弱点，主动进行战略谋划。楚军先是两次派使者到晋军处假意求和，以探听虚实。荀林父被楚军数次求和的假象所迷惑，又因属下将领不从命而无决胜之心，最终答应楚军的求和，落入圈套，双方约定了会盟的日期。谁料，此时楚军派出小股力量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晋军，扰乱晋军军心，掌握了战场主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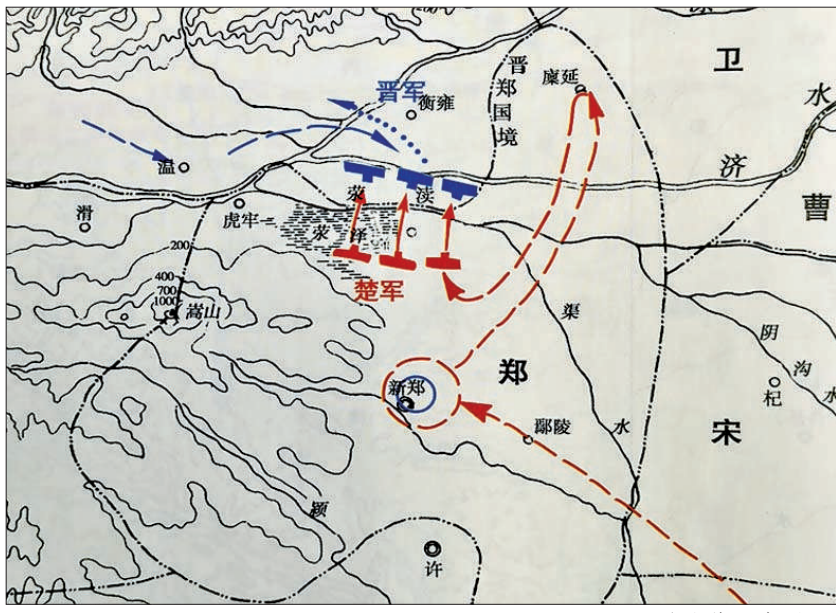
楚军在骚扰晋军的同时，自身也做了充足的准备。赵旃前来楚营挑战，楚军在追击时发现晋军前来接应的部队，误以为晋国发起进攻。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，孙叔敖决定先发制人，命令楚三军向晋军发起全面进攻。晋中、下军猝不及防，登时大乱。在危急关头，作为主帅的荀林父不仅未能镇定指挥，反而下令晋军抢渡黄河。荀林父的失措使晋军不仅无法再组织起有效的抵抗，反而在渡河争船过程中自相残杀。

由此可见，楚军上下齐心，准备充分，主动创造战机；晋军则战和不定，寡谋少备，处处受制于人。无怪乎楚军在郢之战中一举大胜。与城濮之战相似，郢之战的胜败是作战意志高低与战场谋略较量的综合结果。

相关链接

骄兵之计

骄兵之计指通过向敌方示弱，使敌方大意轻敌，己方得以趁机击败敌方的计策。楚国曾以此计攻灭庸国。楚庄王即位后，庸国联合周边蛮族对楚国发起进攻。为麻痹庸人，楚庄王仅派少量军队进攻庸国，这支军队不出意外被庸军击败。此后，楚国先头部队继续与庸军主力周旋，七战七败。庸国认为楚国实力有限，遂择以轻心，疏于防备。楚庄王趁机率主力部队与先头部队会合，分两路大举进攻庸国，秦、巴两国亦出兵助战，庸国猝不及防，大败亡国。



郢之战示意图。